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五

元

世祖皇帝 帝名呼必賚太祖少子圖類諡睿宗第四子母奇味氏諡莊烈氏後改帝嗣位始建元立國號見

前滅宋而有天下。

至元十三年宋益王昀景炎元年是年三月元兵入臨安宋統紀絕徽前夏高宗一歲兩條三月以春三月

以阿樓罕董文炳行省事於臨安 巴延自臨安北還承制留阿樓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固岱鎮浙西索

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蘇都爾岱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恆呂師夔會阿樓

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奉益王昀開府福州 宋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相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

清溪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在今永嘉縣舊有宋高宗南奔時御座

眾相率哭座下奉益王昀為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機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

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謀興復會謝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

時汀建諸州方謀從黃萬石納款萬石嘗為福建漕使故降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應作劍宋南劍

見守臣林起鰲遣軍攻之萬石敗走宋人兵勢稍振時宋人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頻江州郡諸將聞之以江

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

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僅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 靜江唐軍名宋置府今廣西桂林府是

宋主昀時昀已降續綱目尚書補非是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宋主昀北行至瓜洲李庭芝

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眾擁昀避去才

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出兵奪昀不克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五

元世祖皇帝

臣為偽者概令更正為明蓋以其猶存一綫雖不足稱正統然謂之為偽實不可此萬世之公論也今續綱目用大書紀年則又阿徇不倫乖史筆之正即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屢傳然既委棄中原編年者即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是萬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號之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照法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存焉而凜馭朽為非克保承世業至于土宇失守大命以傾即曲徇欺

夏五月宋人奉益王昀立於福州 宋陳宜中等共立益王改元景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遂上

宋主昀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謝太后全太后尊號進封廣王昀為衛王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州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

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黻舉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續綱目作直學士院按宋史本紀及秀夫傳皆云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續綱目不同似得其實今從之陳宜中以陸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匡贊久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乃謫居潮州前時又以蘇劉義主營殿前司召李庭芝為右丞

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宋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吳浚字文為江西招諭使宋人謀起兵興復以潛為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進

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招諭使鄒鳳字鳳叔吉水人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

國秀等分道出師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天祥自温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

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太平州人招募傑於江淮杜濬募兵於温州

封宋主昀為瀛國公初宋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

十日宋主昀及全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巴延

遂以昀赴上都見帝於大安殿降封瀛國公凡家皆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帝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

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黃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書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尋詔以滕州元屬廣西道今為縣屬梧州府等處五千戶為食邑

世苟延數日之虛名亦無補于救敗理本至公而垂戒亦至切也因為改正書法而闡其大旨如此
文武分途並用本相資原不可畸輕畸重乃宋時士大夫積習往往賤武而尊文本不可為訓至費似道秉鈞更復痛加裁抑令其受制毛鉞劇至內外乖離望風解體控制失宜其咎自無可貨顧名分所昭天澤有定既府閣在即義在死綏若以御將乘方遂爾甘心負主實為悖逆尤元主所言大義凜然不但杜亂臣之口亦足裨其魄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衢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夢炎降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重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進兵來攻索多連戰三日遂克婺州衢守備其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將克廣州宋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是立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海縣西北兩山對峙

訖若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遂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害

宋吳浚兵敗於南豐浚聚兵於廣昌宋縣今屬建昌府復取南豐官黃俱見前寧都宋縣今為江西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傳

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江西元帥府降已而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

元帥李恆戰兵敗浚奔寧都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天祥欲還温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

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庭芝姜才死之淮東州縣皆平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

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景炎次瓜洲謝太后復賜庭芝詔曰

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

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高守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詔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

焚其詔牌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糧盡皆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

雜牛皮麪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董

士元一名布哈字長卿文炳長子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德作巴延察爾今改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

庭芝固守揚州
力戰不下江淮
殘局藉以支撐
宋人忽爾召還
自撤藩蔽國為
非計庭芝聞命
自當執城亡與
亡之義誓以死
守何亦援不俟
駕之說遽事逆
征且以鎮守重
寄委付非人身
甫東行朱煥即
以城降敵遂至
進退失據力屈
捐軀惜乎有忠
貞之節而智不
足以濟之也

阿珠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歟庭芝之不納會福州召命至庭芝令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以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儻阿珠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阿珠既破揚州攻真益趙孟錦乘霧出襲開眾見其成不屈死帝召阿珠入朝賜泰輿戶二千為食邑

宋趙與擇圖婺州重文炳拒卻之宋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與擇出兵浙東宋廷臣皆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阜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樓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阿樓罕董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恆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統馬堅名昌力戰禦之初宋徵知邕州馬堅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總屯

戍諸軍會帝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在今桂林府興安縣前

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宋郡今為過臨桂宋縣今屬府屬廣西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堅發弩

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亡相籍訖無降意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字宗白和子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雲都

贛縣今屬劉洙字淵伯等皆自江西起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入梅嶺遂克韶州。

初東莞

唐縣今屬廣州府

民熊飛以兵應趙潛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飛遂取韶

州新會

隋縣今屬廣州府

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而殺之潛遂入廣州至是呂師夔等

將兵度梅嶺潛使飛及逢龍拒之於南雄。

宋置州今屬廣東

逢龍敗走飛走韶州追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卷

戰兵敗赴水死潛棄廣州遁去。

十一月阿樓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與樸等逆戰於瑞安。

宋置府今屬温州府

敗績死之。

與樸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

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璫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珣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宋史作洪率衆巷戰兵敗

俱死與綱目不同

宋陳宜中張世傑秦益王昀遁入海。

阿樓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賞等皆棄城去陳宜

中張世傑備海舟及其主昀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

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知漳州備禦下三州積翁

聞兵至棄城走福州遣人送款軍前至是阿樓罕軍至福州積翁為內應遂與知州王剛中同降。

宋益王昀走潮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

昀泊舟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不

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泊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

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宋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秦昀至潮州壽庚遂與知

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阿樓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遣

使招之文龍復斬之使部將林華伺於境上華反導阿樓罕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

遂氏角盤眉

卷九十五

元世祖皇帝

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後阿樓罕北歸文龍之姪復為

李多所破璣死之屠其民

宋制置副使張珪復取瀘涪州時東西川行院合兵萬人圍重慶肆於剽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

自守張珪雖領重慶之命宋前以珪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不能赴留合州為拒守計且遣兵陷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

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川軍屢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宋都統馬堅死之廣西州郡皆平阿爾哈雅為書許堅以江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

帝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在今臨桂縣南源出靈川縣小溶

一名小融江在興安縣西與大融江合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

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宋廣西提刑鄧得遇呼州人聞靜江破朝

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在今恩恩府武緣縣東明山而南源出上林縣大明山而死

宋益王昞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昞次於惠之甲子門立在今海豐縣東海口有大石壁遣倪宙奉表詣軍前請

降索多命其子元帥伯嘉努舊作百家今改偕宙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詔以哈丹克呼濟蘇舊作潤里今改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布哈罕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領西川

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丁巳十四年宋益王昞景炎二年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浚以汀州降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

汀守黃去疾聞益王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深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俱叛

宋降浚降後復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命道士張宗演道陵之後居信州龍虎山領江南道教詔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班師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及淮兵在福安

者命李雄統之潛說友尋為雄所殺已而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以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建真加今改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字鼎卿惠州人復取廣州先是呂師夔軍至廣州州人趙若岡以城降廣東諸郡皆下

至是宋張鎮孫襲廣州復取之張世傑亦特兵入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入江西天祥進兵復取梅州提兵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取會昌縣宋縣今屬贛州府

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陷黃州壽昌軍殺湖北宣慰使鄭鼎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司空山民傳

高應之遂陷黃州壽昌軍用宋景炎年號賈居員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

禍本居員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

於樊口戰敗溺死後五月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等將兵襲破司空山寨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殺之

六月宋文天祥入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時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等咸

起兵應天祥諸縣豪傑悉遣人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附之惟贛州不下

諸王錫喇勒濟舊作昔里吉今改刳北平王諾摩罕及安圖以叛命巴延討平之諸王錫喇勒濟刳北平王於阿爾穆

爾舊作阿力今改之地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

軍禦之巴延與其眾遇於鄂爾坤舊作幹魯今改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喇勒濟走死

宋張世傑會師攻蒲壽庚於泉州遂復取邵武軍世傑以福州軍北還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

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遣將復取邵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恆襲宋文天祥於興國縣宋縣今屬贛州府天祥兵潰走循州其將輩信安豐人趙時賞等皆死之

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

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恆追天祥至方石嶺

在興國縣東北

及之聲信以短兵接戰恆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

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恆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休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

肩輿後追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恆遍求俘虜人認識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

得與杜濬鄒淵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係累之

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孰之何為得脫者其取臨刑劉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

死恆送天祥妻子家屬於蘇二子死於道

九月宋益王昀遷於潮州之淺灣

今潮州南澳山相近有錢澳或曰即淺灣

詔達春等將兵入大庾嶺帝詔達春與呂師夔李恆等以步卒入嶺蒙固代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

師下海合追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宋張世傑走歸淺灣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番軍攻城不力得間

道求救於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參政葉特密什

舊作也的迷失今改

復取邵武遂入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

夫還時宋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

行中時懷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達春會兵克廣州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

一名官富場在今廣州府新安縣東南

索多既取興化

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

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劉深將兵襲淺灣宋張世傑奉益王是走秀山。一名虎頭山俗號虎頭門在今廣州府東莞縣西南海中遂至井澳。在今廣州府香山縣南海中橫琴山下是

至井澳颶風壞舟溺水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劉深龍井澳宋益王是奔謝女峽。一名仙女峽在香山縣境海中陳宜中逃之占城。是復入海至七里洋。當作九星洋方輿紀要海中有九曜

山羅列如仇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遣兵伐緬。方輿紀要古西南夷後漢犍國也。在唐謂之縣國至宋始謂之緬元初朝廷屢遣使徵緬朝貢不從

而率眾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耆三百餘而還。

十五年。宋益王昀景炎三年五月以後衛王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布哈將兵入重慶宋制置副使張玘死之西川州縣皆平。西川行

院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玘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

下玘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玘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玘與伊遜

岱爾一作也戰扶桑壩。在今重慶府東分軍從後合擊之玘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女等以城降玘率兵巷戰不支歸

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浩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在今涪州西解已絃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宋安撫

王世昌自經死涪州守將王明亦以城破不屈被殺紹慶南平變施恩播諸州皆相繼降附。

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降一等總把

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索多將兵克潮州。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濠造雲梯驚車日夜急攻發潛

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元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寢疏帝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及楊懿恭郭守敬

德邢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

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於福州。俛宙至燕帝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在今惠州府海豐縣南合瀨口也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

豐熙遂次於麗江浦

宋益王昶遷於碭州。在今高州府吳川縣南屹立海中當南北道

宋以曾淵子為參知政事。淵子起兵據雷州元軍屢使人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碭州宋以為參知政事

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宋益王昶卒宋人立其弟昀。昀卒年十一。後葬於厓山宋人諡之曰端宗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

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旅一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

立衛王昀年八歲矣時有黃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升碭州為翔龍縣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宋人

日候其還宜中竟不至。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遂降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

傑悉眾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史格漕欽廉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六月宋衛王昀遷於新會之厓山。在今廣州府新會縣南大海中亦曰厓門山時宋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鉅海中與奇

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昀移駐乃遣人入

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是年二月宋都統復取廣州時官兵兵尚

宋以江淮之阻尚不能盡守自強厓山海嶠彈丸雖天險復何

足恃世傑乃思
據以為固伐水
鳩工欲為久安
之計何其謀也
天心既去即有
地利猶不可退
況洪濤頃洞中
進退無依者耶

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船楫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詔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恆副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張世傑復立衛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為蒙

固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恆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帝

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崖山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平。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

兵以應崖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討斬隆十二烈良等奔思州

烏羅洞軍復襲之皆戰死阿爾哈雅略地海外遣人招宋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於白沙口

在今瓊州府北海口港南岸一名神應港又曰白沙津

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爾哈雅裂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

羅甸諸蠻皆相率降附。

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江江西權茶運

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

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眾阿哈瑪特以私愛任其不當子瑪蘇庫舊作林速忽今改彼先自陳免其子弟之

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

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准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

田司歸本道宣慰使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於廣南

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股如雷鳴一時頃止

宋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聞衛王昺繼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

爵天祥遺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

祥母亦病歿尋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天祥於五坡嶺在今海豐縣北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字民章廬陵人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

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弘範弟追之天祥方飯

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劉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

至各爭真偽遂亨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

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禾揚喇勒智發宋紹興諸陵嘉禾揚喇勒智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

一百一所又欲夏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洋屢會稽人唐珏字子玉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貨得百金為酒食

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

下隨號收殮眾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一名蘭渚山在今山陰縣西南即晉王羲之修楔處後又移宋故宮又書樹植其上以識

聞者悲之

肥十六年宋衛王易祥興二年是年二月易溺於海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厓山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

衛王易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戰不能進退盡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

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軸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衛王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

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

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在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悉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救叛父母可乎爾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天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零丁洋在今香山縣東

兵士如乾糧十餘日下搗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與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恆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恆守崖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於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衛王昺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在今肇慶府海

陽縣南舊名羅州又名羅島

舟覆而死。

宋都統張達乘夜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

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皆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弘範麾兵進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其主昺所居舟。舟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走出。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其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土者十餘萬人。因得昺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妃始知昺溺海之問。撫膺太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蘇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

必終遭俘執故不惜負主臨海以成君臣同殉社稷之義其與世傑之尚求趙氏後者用意雖有不同而心跡則皆可共白耳

太子參預朝政何等大事豈道士所當與聞乃李居壽請開一言何至竟改容聽受接之於理所必無況世祖英明為元室開創之主亦不應輕率若此蓋傳聞異詞而史家悞信以為真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焚播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三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器圖

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五月命道士張留孫字師漢信州貴溪人作醮事 留孫初從張宗演入朝奏對稱旨遂留侍闕下授元教宗師至是命

作醮事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既而復命李居壽建醮一如留孫事畢居壽請開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尋將及之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

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

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

坐達旦遂移兵馬司元史百官志至元九年改千戶所為兵馬司凡二司一置北城一置南城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

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博囉

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

學鴻辭科何暇泛論博囉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

是賣國之人也賣國之人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

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

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慙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

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詰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

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為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為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為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有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有宗社存一曰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大臣不可弘範時在疾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宿衛舊領於四集賽

集賽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太祖功臣博囉濟穆呼哩齊拉亥四族子孫世領之具見前子孫世襲年勞既久即

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衛而累朝鄂爾多

猶言集賽尤多國之大費每虞於此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詔覈阿爾哈雅所俘戶口放為民

時阿爾哈雅下荆南江南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

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姜衛

檢覈之悉放為民

都元帥張弘範卒

諡武略後改諡獻武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還朝未幾瘴癘疾作遂卒

後累封淮陽王

三月帝如上都

初帝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三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於宗戚

馬亦就水草焉八九月草將枯則駕還大都歲以為常

今於是年具書往還餘不悉載

秋七月以郝鎮耿仁並為中書丞阿哈瑪特貪橫益肆援引參知政事郝鎮耿仁驟升同列內通貨賄外示威

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

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諡文獻 自樞應召中州名士接踵而出論者謂樞實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樓罕為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前注見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錫都舊作忻都今改

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乃命阿樓罕為右丞相范文

虎洪茶邱為右丞李庭本金人富察氏歸元後改稱李氏家壽光 張巴圖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晴來

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睹行省右丞相

遣使窮河源 以篤什舊作都實今改 為招討往使求河源四閱月始抵其地河源出吐番朶甘思元置朶甘思宣慰司在今青海境內西

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燦如列星名鄂端諾爾即今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拉諾爾即今扎拉諾爾鄂敦塔拉舊 作火敦腦兒今改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敖

漢之張騫唐之蘇
元鼎所討河源皆
不過玉門關外紀
載寥寥之少都莫
遠履發源之地紀
其分流伏脉歷歷
可攷較之往代相
去懸絕論者乃以
為無益何也
昔之論河源者
眾喙紛如然皆
未嘗親履其地
徒為紙上空談
又奚足據我朝
輿圖式廟選策
絕域或隸版章
聖祖仁皇帝屢遣使
博考始定枯爾
坤之為中國河